



离职后，他去拍摄长江

2024年的最后一天，25岁的胡庆渝决定从深圳回到家乡重庆，沿着长江继续摄影。当时他刚丢了工作，却意外接到一个摄影比赛的获奖消息。

获奖作品《长河随记》拍的是长江，从2023年5月起，他用了将近一年时间，记录下许多和长江有关的影像，最终剪成一段4分钟长的视频。很多看过的人，都说想起了家乡的河流，或是想起了小时候。

胡庆渝在江边长大，跟着爷爷奶奶住在涪陵的村庄，在江边他踩沙子、挖隧道，春天提着水桶，等着“农历三月三，螃蟹上高山（螃蟹在春季水温升高时，会短暂离开水域，上岸觅食或迁移——记者注）”。吃晚饭时，他们能从阳台看见江上的日落，像是橘黄色的荷包蛋。

儿时的他坐船去很多地方，包括去重庆主城区找父母。他拿着玩具，站在甲板上，看着螺旋桨在船尾将江水翻成黄色，发出巨大的轰鸣声。那种声音他至今难忘。

后来他离开重庆，去成都上大学，学影视编导，在江边拍完了自己的毕设。再后来，他在广州一家传媒公司上班。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

重庆江津，舞龙的人

胡庆渝说，自己没有预料到这种“生命力”

女人告诉他，自己是巫山人。后来他去到巫山，发现神女大道正在修建世界上最高的城市扶梯，一群穿着红色衣服的“嬢嬢”在扶梯最上方的观景平台晨练，她们身后，是蜿蜒在巫山十二峰轮廓中的江水。两年间，他去过那里四五次，每去一次，扶梯就多修一点，但舞蹈队从未缺席。

2023年冬天，在江津的码头，他给送行的独腿男人老陈拍下一张照片，老陈身后是即将从江上启程的红色客轮。

两年后，胡庆渝再次回到重庆，想知道这个靠织补渔网谋生的大哥过得怎么样。老陈不在家，胡庆渝又去了码头。直到他快离开时，才看见老陈拄着拐杖从另一条街走来。

“你还认不认得我？”他赶紧上前打招呼。

“认得。”老陈接过胡庆渝上次给他拍的照片，两人在江风中聊起近况。老陈20多岁时因意外截肢，现在孩子在主城区上班，已经有了孙子。

站在红色的电动三轮车前，他又给老陈拍了一张照片，“觉得很开心”。

他曾路过一对老夫妻的家，门口摆着两副刚刚磨好的棺材，木屑堆在门边。

胡庆渝记得，老人笑着给他解释由来，而他惊讶于老人看待生死的方式。

“我在城市里面面对陌生人，好像有一个屏障，和他们聊天，反而没有那么害羞，至少那一刻我是放松的。”胡庆渝说，在广州工作时他特别想念重庆。很多次，他想起重庆江滩的沙子，赤脚踩上去，越踩越软，“像一块肥肉”。

在江边，他感受到一股“野生”的力量

在云阳，他看到木船停在岸上，人搭着漂浮的木板过河；在石柱县，他遇见打扮成济公模样的男人在江边为自己的餐馆招揽客人；在宜昌，穿裙子的人提起裙角，站在江水里纳凉，看别人“跳水”。在江边，他看到人们跑步、下棋、捕鱼、祭奠和哭泣，看到人们舞龙、吹萨克斯、跳舞、荡秋千和晒太阳。有一天晚上，他睡在车里，凌晨5点，被声音惊醒，醒来后才发现，一位大叔正在江边练声。



《长河随记》海报

他记不清搬了多少次家

在大城市朝九晚五，早高峰时在地铁站排着队等出站，工作让他兴致不高。毕业后的第一个春节，他窝在城中村里，发现平时拥挤的巷子，过年时却看不见人影。那时他才意识到，原来有这么多和他一样的“异乡人”。

2023年5月，他离职回到重庆，开始沿江进行摄影创作。他带着相机从重庆主城出发，上经永川、江津，再经四川泸州，到云南水富，下至奉节、巫山，再至湖北宜昌、武汉，经过20余城。一开始，他坐火车、乘大巴、打摩的，住县城几十块钱一晚的旅馆，后来他改成沿江自驾，车上放着被子和换洗衣服，即停即走，早上7点左右出发，晚上10点躺在车里看完卫星地图后休息，不知不觉，2T的硬盘，已经装满了好几个。在路上他发现，自己从小生长的长江边，正在发生许多变化。那些变化让他着迷，他意识到家乡的很多东西正在改变。他想把它们记录下来。

在重庆珞璜的一个工地上，他看到3个10来岁的小女孩在江边席地而坐，分享炸鸡和汉堡。她的身后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座长江大桥——白沙沱长江铁路大桥已经被拆除了江心的横梁，而新建的斜拉桥已经开始通高铁。他等了一会儿，一个身穿粉色外套的小女孩从坡上起身，放飞了手中的彩虹热气球。女孩身边，一丛疏华菊正在绽放。她仰着头看着气球飞走，飞到半空时，胡庆渝按下快门。

“背后是正在拆除的桥，但前面是一个小女孩，那座桥没了，我其实有点悲伤，但是看见小女孩在那放气球，我觉得特别美。”胡庆渝说，那一刻，他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。

他至今记得，从涪陵坐船去朝天门码头时，玩具被他扔进了江里。后来他很少坐船，从涪陵到重庆主城，很快有了更快捷的交通方式。

作家何伟在1996年至1998年长居涪陵。长江和乌江在此交汇，三峡大坝蓄水前，遇上枯水期，还能看见露出江面的唐朝石梁白鹤梁，类似于现代的水文站。

从重庆主城到涪陵，人们要花七八个小时乘船在长江中与江流搏击。到了2001年，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，驾车只需要一个多小时，“基本上再没有人坐船经长江去涪陵”。渝万高铁通车后，这个时间将被缩短到15分钟。涪陵20多年间的人口也从20万增加到100多万。

胡庆渝也发现，江边的船少了，奶奶老了，不再去江边洗衣服。坐在摩的后座，不少大叔会主动回忆当年码头的盛况。

胡庆渝坦言自己不善言辞。在广州上班时，除了工作，他很少主动与人说话。而在江边，他常常有聊点什么的冲动。他曾遇到一些三峡库区的移民，笨拙地问他们是否想念家乡。

在奉节，他发现江边还留存着拆迁的痕迹，一个几平方米的破旧砖房“吸附”在渡口旁的小山上，他主动和一个中年女人打招呼，想要参观她的房子。

走进后他才知道，房子最里面的屋子，墙上已经破了洞，透过去可以看见远处的夔门。不过，近处的客厅却很整洁，桌上还摆放着颜色鲜亮的假花。在废墟中，她的生活一丝不苟。